

范
師
書
藏
書
印

編房

620036

反倭袍

497.9
DX34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均代售
各大書局
各省各埠

上海大衆書局發行

亦可作無師自通之注音符號自修講義。

期注音符號講習科課本或各級學校補習注音符號之課本。

讀法。均根據實際狀況。繪圖舉例。並詳細說明。可作短

。對於注音符號之應習各門。無不應有盡有。每一符號之

本書完全根據教育部最近頒布之新國音編輯。內容完善

(三角)七折本
三冊定價大洋
一冊定價大洋

注音符號淺說

炳樂
編輯

反倭袍第三集回次

漱六山房編

- 第二十五回 酒塵紛紜怒拳樓上客……………畫圖省識巧遇意中人
- 第二十六回 衣錦還鄉欽使爭風翻醋海……………移船避難佳人逐浪赴清波
- 第二十七回 悍婦揚威咆哮驚遠客……………名花落溷痛哭見蕭郎
- 第二十八回 膝上墮花枝驚鴻落地……………酒邊聽笑語別館成婚
- 第二十九回 淫婦奸夫春色滿房關不住……………蹂香躡玉冤家狹路又相逢
- 第三十回 雙姝護駕奮勇戰奸奴……………羣小欺君弄權興大獄
- 第三十一回 怒斬權璫階前驚狗監……………夜衝番幕城上看雲車
- 第三十二回 星馳颺掣飛彈殪元戎……………駭電驚霆行人殞急詔
- 第三十三回 心上留香兩面笑啼辭雨露……………死中得活三邊叱咤起風雲
- 第三十四回 相府求婚雙魚貽玉佩……………平台乞巧七夕做瓊筵
- 第三十五回 倉皇聞惡耗命婦分金……………痛哭別高堂嬌娃避難
- 第三十六回 省翁姑奉旨探天牢……………闖慈甯拔刀威內監

窄袖箭桿袍。腰繫連環獅扣帶。挂著一把寶劍。氣昂昂的走上樓來。背後跟著五六個家將。一上樓就各處張望。見座頭已經滿了。就四面走了一趟。走到毛龍面前。就站住了脚。唐雲卿一見他上來。急忙把頭別了過去。低低的對刁南樓說。這是安樂王張彪的兒子張保。最會在外面闖事。他是荊州府人。小弟和他在北京見過幾次的。只爲這個小子。專一靠著他姊姊張貴妃的勢力。無所不爲。小弟所以不願和他相見。不知他今天爲什麼也到這裏來。想來也是進京路過這裏。刁南樓聽了。就看了張保一眼。只見他五短身材。深目鷹鼻。一臉的橫肉。長得十分討人厭。搖頭晃腦。立在毛龍背後。看一看這副座頭。佔著全樓最好的地方。四面都望得見。就對著這班家將。把嘴只一努。一個家將就走過來。對著毛龍喝道。呔。你也坐了半天了。快起來。讓我們小千歲坐。毛龍聽了。抬起頭來。看了家將一眼。理也不理。家將見他不理。就焦躁起來。喝一聲。你這東西。好生大胆。我給你說話。怎麼理都不理。毛龍白了他一眼道。天下的地

方總有個先來後到的。你們是什麼人。敢無故叫我讓你家將道。瞎眼的奴才。連小千歲都不認得。還不快讓麼。毛龍怒道。憑你小千歲老千歲。我不讓定了。看你怎麼樣。好一個放肆的奴才。這班家將倚著主人的勢力。無法無天慣的。如何把這般一個文弱書生。放在心上。聽了毛龍回罵他一句。就一瞪眼。一伸手。就是一個巴掌。毛龍急忙把頭一偏。總算沒有打著。大叫道。你們諸位請看。強佔座頭。還縱容家將。毆辱斯文。成何綱紀。家將不容他再說。又是一下夾耳巴掌打來。饒他毛龍躲閃得快。耳朵上已經帶著了一下。聽著那家將罵道。叫你讓座頭。你不肯讓也罷了。倒反有許多嚕嚕囂囂的閒話。不打你一頓。你也不知道小千歲的厲害。兄弟們大家打他。張保也喝令給我打這不知進退的奴才。家將們一聲答應。一個個奮勇上前。只把一個毛龍的同學翁壽人。嚇得抱著頭逃過一邊。口裏說道。是禽獸也。吾末之何也已矣。家將們不懂他說些什麼。只大家一闐而上。要打毛龍。毛龍見他們這般不講理。心上也有些鶻突。

起來。暗想若果然打起來。沒奈何只好給他一溜。吃了眼前虧。是犯不著的。有理只好等一回再說。想著見一個家將已經奔近身來。舉拳就打。又見一個家人裝束的。搶過來把家將的手臂一托。這家將和身體晃了幾晃。險些跌倒。接著兩個家將又趕過來。罵道。你什麼東西。敢打我們的人。弟兄們快來。還沒有說完。一個吃了一拳。一個吃了一腳。吃了一拳的。把臉打紅了半邊。開口不得。吃了一腳的。倒在地上。踢傷了膝蓋。只亂嚷了不得。快到船上去叫弟兄們一起上來。張保也氣昂昂的喝道。什麼人。敢打我的家將。沒有王法的麼。背後一個人哈哈的笑道。你也知道有王法麼。好。今天就同你講講王法。說著劈後頸一叉。張保本是個酒色淘空的軀壳。早已伏伏貼貼的合面倒下。刀南樓一腳踏住。提起拳頭來道。你是張彪的兒子。張彪身受國恩。又是椒房貴戚。你應該安守本分。在家裏讀書習武。纔是道理。怎麼在外面這般的橫行不法。你說別人沒有王法。你是有王法的麼。茶坊酒館的公共地方。總有個先來後到。誰叫

你到此刻纔來的。你自己來晚了。佔不著座頭。同人家好好商量。合著桌子坐一坐。也還罷了。你竟要強佔別人的座位。更指揮家將。動手傷人。你的王法在那裏。我今天叫你認得王法的厲害。問你可知道王法麼。說著撲的只一拳。就打得張保口中吐血。大叫家將們快來。刀南樓喝道。你還敢叫家將麼。我今天直打死你這個畜生。也好替世上除害。撲的又是一拳。張保叫聲阿呀。英雄饒命。我打不起了。說罷。又吐出一口血來。一班家將見主人給一個長大漢子。踏在地上。打得口中噴血。一個個都拔出腰裏的刀來。大喊你敢把我們小千歲打得噴血。你的腦袋真不要了麼。還不快快放手。刀南樓笑道。要放他也不難。只要他東西南北。磕一個四方頭。我就饒了他的性命。如若不然。不說是小千歲。就老千歲的性命。也在我的手中。你們再敢上前一步。我不用動手打他。只把這隻脚用一用力。他的狗命就交代了。家將們聽了。果然面面相看。一個也不敢動。張保在地下聽得分明。嚇得魂飛魄散。忙叫衆人不許動。快來跪著。替

我求求這位英雄。家將們聽了。小千歲的吩咐。誰敢不跪。一個個跪在地下。朝著刀南樓苦苦哀求。刀南樓笑道。你們方纔的聲勢。到那裏去了。還敢狐假虎威的仗勢欺人麼。家將齊聲說。以後不敢。只求放了我們小千歲。刀南樓道。我本來不要他的命。只要他在這裏磕個四方頭就是了。說罷。把脚一鬆。順手一把。把張保提了起來。喝道。快跪下去。給大家磕頭陪禮。東西南北。一面一個頭。要少了一個。仔細你的狗命。張保踏在刀南樓脚下的時候。要顧性命。慢說要他磕頭。就叫他做龍陽。他也肯答應的。如今放了他起來。又有些躊躇不肯。刀南樓雖然放他起來。依然一手抓著他的肩頭。叫他快些跪下。看著他有些扭別。似乎有不肯的意思。怒道。你不跪麼。我就一拳打死你這個畜生。張保慌得諾諾連聲的道。英雄息怒。我我我跪跪跪就是了。早見唐雲卿從那邊擠了過來。對刀南樓道。哥哥。這是安樂王的公子。安樂王同家父是文武同寅。請哥哥看在小弟分上。免了他的叩頭罷。刀南樓道。不是賢弟來說情。我真要一拳打

死他。又對張保道。今天便宜了你。還不向唐七爺謝過。張保一睜眼。認得是唐太師的兒子。心上暗想。原來你叫了人出來打我。又自己出來搗鬼。和我說情。我吃了你的虧。到北京去告訴了爹爹姊姊。總有一日要報仇的。列位看官。照這樣的說起來。張彪父子兩個。真是糊塗到底。一世也不得明白的了。張彪身爲國丈。位列王侯。拚命的和幾家忠臣做對。張保吃了刀南樓兩拳。還要他四面磕頭。唐雲卿一片好心。替他講了情。他非但不感激唐雲卿。和他解了這個圍。倒反認作唐雲卿叫人打他的。心心念念的想要報仇。這真是糊塗父親生的糊塗兒子。昏天黑地的。直糊塗到腦袋在腔子上滾了下來。纔算完結。這也可笑得很了。只說張保心上雖然這般恨著雲卿。恰嘴裏不敢說出來。只得對雲卿一拱道。唐兄。今天虧得你和我解圍。多謝多謝。刀南樓把手著實在張保肩頭一捺道。叫你謝過唐公子。你怎麼頭都不磕。只這一按。就把張保按得遍體酥軟。不因不由的跪下來。又是唐雲卿道。哥哥既然准了小弟的情。何必

一定要他磕頭。索性成全了小弟的面子罷。刀南樓道也罷。既然如此。看在賢弟分上。放他去罷。一手把張保輕輕一提。就又提了起來。喝聲去你的罷。以後再犯在刀大爺手裏。一定要你的命。說罷。把手一放。張保就像肩頭上掇去了一塊石頭一般。招呼跪在地下的家將。一齊扒起頭也不回的匆匆便走。唐雲卿還叫一聲張兄再會了。小弟救護來遲。張兄恕罪。張保也不答應。低著頭。兩個家將一左一右的。綽了他的膀子。下樓去了。看的人一個個都撫掌稱快。毛龍也走過來。再三謝道。刀兄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果然是天下英雄。小弟若不是刀兄搭救。今天一定要受他們的糟塌了。刀南樓道。這種畜生。不打他還打那個。這些些小事。何勞毛兄挂齒。毛龍是住在武昌撫院街一家客棧裏頭。刀南樓唐雲卿是住在城外船上的。毛龍問明了他們的住處。就跟著他們到船上來拜會。大家談起來。毛龍也要進京的。三個人越談越合式。約定了同船東下。毛龍立刻回到下處。收拾行李。同著一個家人。一個書僮。搬到船上有幾件。

用不著的東西。就送了翁壽人。翁壽人大喜。極口稱謝。又親自到船上來送行。看著這般頭號滿江紅的江船。舵樓高得同人家的樓房一般。翁壽人雖然生長武昌。這種大船。常常在江裏看慣。恰從來沒有上去過。看了艙裏的行囊。衾枕。同陳設的東西。那裏像什麼船上。差不多上中等人家的廳房。也不過如此。不覺看呆了道。這樣大船。真同住在家裏一樣。就上來看看。也開心的。刁南樓們聽了。只微微的笑。原來唐雲卿家的船。只送到武昌。就打發他回去。在武昌又租了一只滿江紅大船。十分寬闊。所以毛龍主僕上船。一些也不覺擁擠。就再添三五十個人。都住得下的。當下毛龍見翁壽人這般土頭土腦的。到處張望。也覺好笑。催得他上岸之後。立刻開船。三個人在船上談談說說。自然熱鬧。說到投機之處。三個人重新結義。毛龍二十六歲。比刁南樓小了三歲。還是南樓老大。毛龍第二。雲卿第三。一路從九江安慶下來。到了南京。又從南京到鎮江揚州。除了揚州之外。各處的教坊。沒有一處不細細的打聽過。那裏有文家。

母女的影兒。從來有話卽長。無話卽短。這一天在鎮江換船。到了揚州。就先打聽有幾家教坊。一打聽揚州共有三家教坊。一家蘭花院。一家輕烟樓。一家蕙風院。蘭花院同蕙風院每家止有兩三個姊妹。都是中等以下的人材。再到輕烟樓時。是南京十四樓中之一分出來的。倒有七八個姊妹。三個人走了進去。虔婆滿面添花的。迎接進去。把一班姊妹都叫出來。刁南樓看中了個小芙蓉。毛龍也看中了一個鳳珠。立時擺起酒來。只有唐雲卿本來不是想嫖。所以一個也看不中。看著他們的緩歌慢舞。玉軟香溫。自己一點興致也提不起來。在刁南樓毛龍面前。只好強爲歡笑。偷一個空。假說起身解手。就轉過一座小小的船廳。就是一帶短籬。垂著許多瓜藤和木香。遮得一點日色都不透。一路上排著高高下下的珠蘭。茉莉。夜來香。晚香玉。有已經開的。也有還沒有開的。灣灣曲曲的行來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。迎面三間水榭。垂著極細的筠簾。廊前鸚鵡呼茶。檐下狸奴熟睡。只中間一間簾子捲起。簾子裏裊出細細的香烟。廊下

一張軟榻。榻上睡著一個丫鬟。雲卿放輕脚步。掩進水榭。一抬頭早見中間挂著一幅畫。桌子上一個貌蓋香爐。不斷的噴出烟來。一個美人背朝著外。向裏立著。婷婷弱弱。欸欸香肩。一縷黑油油的頭髮。差不多直垂到地。正在那裏出神看畫。雲卿一眼看見了壁上的畫。早吃了一驚。不由脫口而出。叫了一聲呀。就這一聲裏。美人已經回過頭來。見了雲卿。大哭一聲。直撲到雲卿懷裏。正是欲揮涕淚知何用。歷盡風波始見君。不知美人是誰。且聽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六回 衣錦還鄉欽使爭風翻醋海 移船避難佳人逐浪赴清波

文淑嘉從小和唐雲卿極其親熱。在那青梅竹馬的時光。雖然不知人事。恰兩下裏都存着個願爲夫婦的私心。在一起頑耍之時。聽了旁人說他們像一對小夫妻。兩個人一般也紅著臉。迴避開去。非但文斗樞夫婦有親上加親的意思。就唐太師夫婦也很有這個意思。就爲兩下裏年紀還小。一經訂了親事。文淑嘉就要拘拘束束的怕羞藏躲。不肯和雲卿見面。就見了舅舅舅母也羞羞縮縮的不方便。所以沒有出口預備。等他們過了十六歲。再訂定這門親事。接著就好成婚。不料過了四五年。文淑嘉便還把雲卿放在心上。一心一意只有這一個人。雲卿恰一則有一個李燕燕在那裏。同文淑嘉比起來。也是半斤八兩。毫沒參差。二則到了北京幾年。前塵影事已覺模糊。只覺得和文淑嘉李燕燕兩個。雖曾私語相扶。並肩偎倚。恰總是一種若即若離的表示。並無山盟海

誓的約言。但是心上究竟總還有一個影子。不能磨滅。所以唐太師夫婦要替他在北京定親。他極力的攔阻。其實也是爲了文淑嘉同李燕燕兩個人。後來忽然在江家園裏。見了王定金。就覺得一縷情絲。已經牽在王定金身上。更兼在船上二次相逢。園裏三番相見。兩個人已覺微波互逗。誠慊相通。在唐雲卿眼裏看來。平生所見的佳人。實在以王定金爲第一。不但有花嬌柳媚的風姿。並且兼有散朗清華的態度。所以心上把文淑嘉李燕燕一齊丟下。專心致志。把王定金供在心頭。說起文淑嘉和李燕燕的相貌來。委實也不見得不如王定金。不過唐雲卿和文淑嘉李燕燕見面之時。他們都不過十一二到十三四歲。雛鬟覆額。風韻嬌憨。還有些孩子家的情形。不是成人以後的丰格。王定金初見唐雲卿。已在破瓜年紀。容光發越。體態清揚。而且他既不願意江小鸞同。一個漠不相識的少年。坐在一處吃酒。自己更不願意同這個少年見面。無奈三生石上。本是前緣。馬上相逢之際。王定金不覺勒馬回頭。對唐雲卿有意無

意的一笑。想著這個少年風度端凝。定是公卿子弟。一笑之後。不料唐雲卿竟縱馬跟來。又不料江小鸞竟邀他進去。設宴相待。江小鸞請他出來同坐。他再也不肯。只躲在簾角裏。把唐雲卿看了一個飽。這當兒正德帝忽然來了。江小鸞慌忙出去。把唐雲卿交給王定金。懇托送出園去。王定金雖然守著禮防。一句話也沒有和唐雲卿說。然而眼波脈脈之中。唐雲卿已經滿心領略。又是感激。又是思慕。心上總忘不了這個人。只爲正德帝代江小鸞爲媒。雲卿決心不就沒有成功。再不便到江家去探聽。這位王小姐的消息。直到第二次王小姐打了唐雲鶴一彈。把他打入水中。雲卿纔算和王定金第二次見面。一時驚喜非常。又恨匆忙之間。沒有細細的問他住址。直到第三次花園見面。兩個人的情愫。就一步一步的近起來。恰好文淑嘉和杜韻芳都來了。李燕燕也已經做了楊夫人的義女。雲卿見了李燕燕的綽態姱容。已經心中一震。暗想看起來也同王小姐差不多。四年不見。就出落得這般齊整。女大十八變。這句話真不

錯的。只可惜他門第不高。兩位老人家。一定不答應。沒奈何只好再說的了。及至見了文淑嘉的一身俏麗。滿面清揚。真個嬌婉如春。亭亭似月。眉宇間有一股秀氣。直撲出來。和王金定比起來。竟是五雀六燕。輕重相當。這邊是一團的秀麗端妍。那邊是一派的英華瀟灑。唐雲卿由不得就心上大大的一動。想文表姊幾年之間。竟長成得一貌如花。比小時候更加好了。偏偏我又遇著了個王小姐。這可怎麼樣呢。文淑嘉把唐雲卿看成個心上檀郎。如今見了心上人風貌比前更好。又是個簇簇新新的小三元。自然別有一般熨貼纏綿的風味。以為自己一樣的人材。同唐雲卿從小又有一般情愫。只一頭親事。定是捏在荷包裏的了。等得住了下來。看著唐雲卿的情形。纔知道雲卿已經心屬別人。不是自己的意中夫婿。好似聽了個當頭霹靂。夜裏躲在被頭裏哭了好幾天。文淑嘉這個人。本來絕世聰明。性格更加伶俐。他看著唐雲卿的看待一般姊妹。面上原是一般的。不分彼此。粗心人自然看不出來。只到了聰明人的眼中。